

犀城古城墙之韵

(外一首)

尹晓华

长长的涑水
流淌着古老的犀城之韵
斑斑林立的女墙
如大宋归来的仙子
拂起犀城的一颦一笑
晕染着一方山水 一方云天

斜阳柔柔地铺满古城
我缓缓而走
穿过一丝一缕的光阴
走近她 亲近她
涑水河上荡起远古的风
扬起古城墙八百年的面纱
只见她一笑倾城 款款深情

慢步踏过青石台阶
恍若与仙子同行
她轻轻一挥手
烽火已无踪影
她把三生霜雪
化作潺潺烟雨
琉璃于涑水河畔
醉了文人骚客
雅了清词
美了诗篇

夜暮长帘
遮了她的绝世容颜
星星点点的灯火
伴她入眠

我与守护着犀城的铁犀一起
陪着她
我借清风吹着她的秀发
她把一个垛口悄悄打开
铁犀为我捻一缕月光
送我和她翩然入梦

云阳山之雾

七十二座山峰飘在云天之间
美丽这个词已跌落山谷
惊叹随着流淌的轻烟沉沉浮浮
洞内汩汩的泉水
涌出想要表达的新词
只是朦胧的烟雨
遮住了她的唇
只好羞羞地轻吻

神龟谷的瀑布
如幻境中的一帘月光
似乎想要飞出这迷雾苍莽的山峦
腾空而去
而苍穹扬起的烟雨
把她罩向洞底
散落在丛林深处

千层石阶
没入青竹
恍惚无尽头
只有婆娑的风
偶尔让雾团裂开一条道

祈丰台上的钟
悬在天际
古老而悠长的钟声
飘扬在霏霏瑶池
我已经身在缥缈的九重天了
踩着云、踏着雾
山巅与琼阁
任我飞渡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满叔

贺为民

满叔大名贺玉和,生于1930年。祖父母一共生了7个孩子,父亲是老大,满叔为老五。听母亲说,满叔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儿子,父亲和二叔、三叔都没上过学,四叔也只上过两年私塾,只有满叔读了初中。1947年,国民党在老家抓壮丁,不愿为国民党卖命的满叔,偷偷逃了出来,在长沙白沙井以担水叫卖谋生度日。

满叔19岁那年,长沙和平解放,他见解放军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就报名参军了。20岁那年,他听说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报名当了志愿军,跟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过了鸭绿江。那时,部队里有文化的战士很少,首长见满叔上过初中,就安排他在志愿军某部当文化教员,负责战士的扫盲工作。满叔虽是部队的文化教员,但在残酷的朝鲜战场,面对凶狠的美、英、法、奥、荷等17国联军,也未能逃脱战争的摧残。

那是1953年1月,在朝鲜东线与敌人争夺一座高地的战斗中,满叔中弹倒下了,他被担架队员从尸体中翻了出来。战友们见他还有生命体征,马上把他送到志愿军野战医院,并为他献了血。野战医院一位苏联援战医师为他做了12个小时的手术,终于把满叔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敌人的子弹穿过满叔的肋骨射进了他的左肺。军医切除了满叔的左肺和被子弹击断了的肋骨。满叔身负重伤的消息传到老家后,祖母以为她心疼的满叔牺牲了,哭得死去活来,整天嚷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祖父和全家人也为满叔担心,天天为

他祈祷,盼望他能平安归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满叔作为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被安排到长沙荣军学校。本可在城里享受生活的满叔,过不了那种清闲的日子。他觉得自己才20多岁,祖国才解放几年,农村也需要人去建设,于是申请回到湘乡老家,自告奋勇在乡里的独石小学当了一名不拿工资的教师,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在儿时的记忆里,满叔回乡那天,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山坡上的杜鹃开得格外红艳。祖母听到满叔回家的消息开心不得了,我们一家人站在村口迎接他归来。满叔中等个儿,圆形脸,浓黑眉,说起话来快而洪亮。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浅黄色的志愿军服,背着一只浅黄色的背包,上面还绑着一只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的搪瓷缸。满叔虽在朝鲜战场上负过重伤,但仍然显得很精神,完全看不出他是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军人。

回乡的几年中,满叔目睹农村缺医少药,当有些贫困乡亲看不起病时,他会悄悄地把自己的药送给他们。满叔对我说:“我是久病成良医,他们生病要服什么药?我知道。”为了乡亲们的健康,后来满叔又自学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我们老家属丘陵山区,到处都是羊肠小道、沟沟坎坎,无论严寒酷暑,我总是看见满叔背着个“红十字”箱在乡里走村串户,为贫困群众送医送药扎银针……他是个切了左肺的人,负伤后患有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稍一劳累,就气喘吁

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我从未见满叔说过半个“苦”字。那些年,正值推行合作医疗,他除了每个月的20多元抚恤金,从没向组织伸手要过一分钱报酬,也没收过出诊费,纯粹是做义务。碰上贫困乡亲,满叔还会为他们垫付药费。生产队里的三姨婆,丈夫去世后,留下一个哑巴儿子,生活十分困难。满叔知道后,免费为他们治病,还经常给他们送吃的,母子二人感激不已。

我读小学时,满叔经常询问我的学习情况。鼓励我好好学习,长大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他还经常给我买书,过问检查我的学习,指导我写作文,我们叔侄俩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

我外出读书参加工作后,虽然与满叔偶尔有书信联系,但很少和他见面。1979年春节回老家,母亲告诉我满叔去世了,满叔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磨难。

满叔的过世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满叔拿起了维权的武器。他每年携着3个年幼的儿女,奔波往返于老家与长沙之间,整整4年,才打赢这场官司,获得了几百元赔偿。有人对他说:“你何苦,花的钱还比赔的钱多。”满叔理直气壮地说:“我要的是一个‘理’。”

2000年12月4日下午,我接到帆妹打来的电话,得知满叔不幸逝世。怀着悲痛的心情,我请假从株洲赶回老家,送了满叔最后一程。

好在满叔去世后,他的孩子们都很努力,先后到长沙工作,各自都有了幸福美满的家,总算没有辜负当年满叔的一片苦心。

脸冻得红扑扑的,脖子伸得老长地尽可能裸露。她兴奋地大声喊着:“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过了这个坎口,我们离拉萨就不远啦。”彼时,高反正在我的身体内肆虐,爱你的声音让我精神一振,剧烈的头痛也开始缓解。

她说,经历过了的,无论爱或恨,都让它过去吧,因为我们将要经历更多,记得旅行结束的那天晚餐,爱你喝得两颊发红,小眼迷离,伤感是看得见的,但她却不肯落泪。席间,她掀起衣袖,站上坐落,指着大伙们一个个喊名字,然后舌头打着卷说:“哥们姐们,我们的缘分就到此打止了啊。”果然,她没有加我们任何人的微信就转身了。

有段时间,我们还能在入藏联军群里听到她的声音。有次她发来一张清晰可见肱二头肌的举重照,说在做日常体能训练。又有一次,发来一张腿上绑着细带的照片,说是徒步摔了一跤。那是2017年11月底,她传来一张照片,一身红色冲锋衣,一只手的登山杖稳稳地插进雪地,一杖举起指向天际,雪山巍峨仿佛就在眼前,我们收到熟悉的语音:“我在冈仁波齐,爱你们。”她果然去了阿里。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爱你的声音。从此,无论谁在群里艾特她,再也听不到回应,一切仿佛只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梦里,我问爱你,要怎样才能像你一样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快乐呢,她大声回答:“不——怕——死!”雪山绵延,回声不绝。



乡井

谭贻芳

我的老家在攸县东乡昭村一个小地名安全的村子里。村子离开我们整整60年岁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那口乡井。

老家的昭村,是攸水出山后创作的第一个山区平原,有3000来亩开闢地界,农家大多傍山而居。我们村子后面的山上,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座庵子,地名原本叫庵前,大致后人写起来图个快捷,也许是村人图个吉祥,就以“安全”注册于官署。村子后面的山,是两座低低的姊妹山,从后面的高山半腰伸出,头大尾小,蜿蜒而卧,人们称作“双蛇出洞”。山名虽然恐怖,但在右蛇的头部,有一口泉井,涌泉长年不息,泽养村人世世代代。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看到的是:天然的岩石井壁,三面用石块砌成,取水面石板较宽,长时间的人行,留下几处凹槽。井平面不大,也不很深,井水澄澈清冽,井底几株水草,一丝一叶明晰可辨,人到井边,倒影好像照镜子一般。井的上岸方,石骨嶙峋,树丛影影,上岸的右侧,树丛中一泓清泉流出,在石岩上形成不到一米高的跌水。井水、跌水都可取,村子里100来口人受用有余。逢雨季节,洪流汹涌,也不浑不浊。听惊雷不惧,遇火灾不忧,日日夜夜,年年岁岁,汨汨而涌,洒洒而行。

天下之泉同宗,乡井之水和所有泉水一样,冬暖夏凉,别致称奇之处是它的柔和甜润。生喝有甘凉之气息,烧开又有那细滑之韵味,就像喝好酒一般,吞在腹中,内里一缕微微轻轻的淡香从喉咙眼里冒上来,满口余津,一身舒坦。我们小时候,很少喝开水,渴了,舀一竹筒乡井水,一把

和板栗肉立马分离,栗肉外面的那层毛茸茸的薄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捻,就脱落了。最好吃的就是这种,嚼一下,甜到嘴里,再嚼一下,甜到心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捡了十多颗。我想,要是有个板栗探测器就好,感应到板栗,红光闪烁,那就让板栗藏无所藏,逃无所逃。

突然,从远处传来兰兰微弱而急促的喊声:“哎呀,哎呀,快来呀!”

我的第一反应是,兰兰可能出事了:摔伤了?遇到野猪了?这里的山岭,有的如用巨大的斧头砍削一般,悬崖有三层楼高,动作利索的山里人也曾在这里摔伤过。为了获得阳光和雨露,占有自己的一席生存之地,树都鼓足了劲头向上伸展,在这秋日的下午,还有太阳,这片树林里竟然如暗淡的黄昏。就是这样的下午,在这样秋日的下午,还有太阳,这片树林里竟然如暗淡的黄昏。就是这样的下午,有人被野猪咬伤。

我和妹妹同时向上爬,到了山顶,根本不见兰兰的踪影。我们大声喊叫,才发现,兰兰在下面的半山腰了,难怪刚才声音这么小。

因为担心和急切,我们几乎是丛草中滑下去的,那里正好有一块平地。兰兰嬉皮笑脸地站在我们面前,手里举着一袋板栗,至少有五斤!

这时,我才发现,我一抬脚,脚下有板栗!板栗或一两颗慵懒地躺在那里,或十几颗抱团挤在一个窝里!随手一翻,板栗随之从树叶杂草里翻滚出来!

不会,我们带的三个塑料袋都装满了,但地上看得见的板栗还有一层!妹妹很有经验,叫兰兰到附近捡了棵树叶,把领口和袖子扎紧。我们把袋子里的板栗倒在上衣里,每丢进去一颗板栗,就丢进去一次快乐。其实,现在想吃板栗,那是最平常的一件事,到山里来捡板栗,大多数人都是好玩,不是真的想捡到多少板栗。今天能有这意外的战果,当然是高兴爆棚!

当我们都把第四袋板栗倒进上衣时,这个战场也让我们打扫完了。两个多小时,开始时板栗让我们俯首称臣,最后我们让板栗服服帖帖。上衣做的板栗包里,每个都有二十多斤!我突然想起王安石的文字,“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今天捡板栗,何尝不是如此!

灌下去,然后长哈一口气,那种惬意,神仙喝玉液琼浆也不如咱快活。夏日劳作,炎暑热天,人们汗流浹背,企求的是我们这班孩童,扛着一桶一桶的乡井水,送到田边地间,让大人们咕咚咕咚喝个够。大人们看着我们开心地笑,我们也望着他们开心地笑。乡井的水,消暑解渴,还承载着老家老一辈与下一代淳朴情意的交融。

在“高峡出平湖”的年代,酒仙湖横空出世。老家是淹没区,自此,我们村子的这口乡井,就藏身于湖底。原来,知晓乡井的水美,但不知如此可爱。后来离开乡土,离别乡井,喝过几百来个县市的水,那些水,和乡井水一比,总觉得没有丝咸涩而不及,总觉得没有哪里的水能与乡井水相媲美。

整整一个甲子,乡井仍深深地在我心上。前不久,我特地乘小船在湖面寻觅,湖水浩浩,碧波渺渺,知其所处大概方位,但哪里能有半点形迹!

其实,何必再去寻探呢。它没有逝去,几十年来仍然在日日喷涌,融进湖水中,那一丝丝一丝丝的甜意,流进了攸县大地,流进了灌区人民的心田。

我还畅想着,被这井水滋养着的稻米、鱼虾、瓜果、蔬菜可能走出了国门,它把我们无名的小村和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